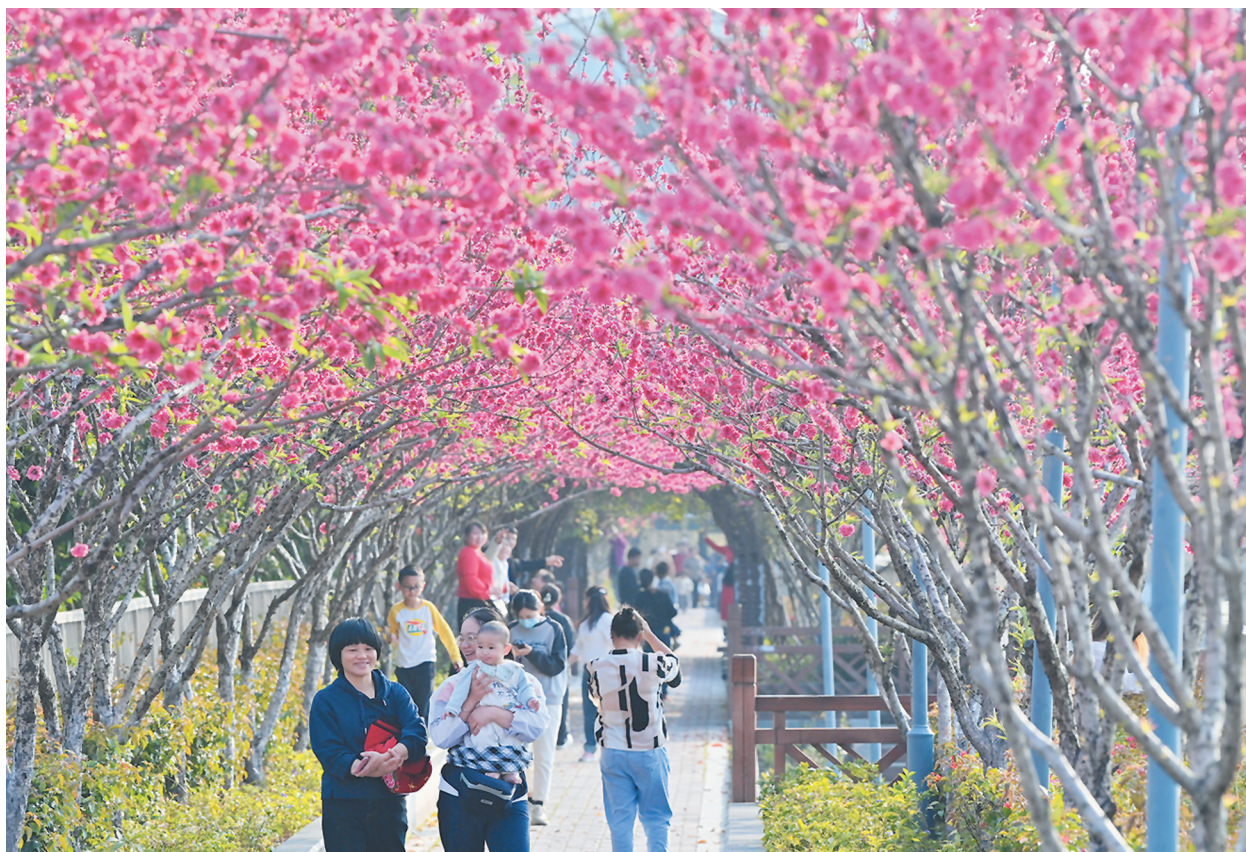




百米桃花

| 林清秀



柳湖公园的桃花吸引了不少市民观赏。

本报记者 李想 摄

春雷未动,一条花卉走廊,率先叫醒武荣小城。

几年前,小城启动柳湖水系连通综合整治,修了木栈道,架起铁索桥,沿着廊道种了百米长的桃树。几年过去,桃树亭亭玉立,春风又绿湖畔时,桃花不由分说地裹挟了整条廊道,裹挟了整个柳湖。

不事声张的柳湖公园,猛地浓妆艳抹,招摇了起来。

我和上四年级的小女儿手牵着手,路过柳湖,人未走近,视线已被湖边的云蒸霞蔚扯住,再移不开。瘦骨嶙峋的枝条上,浅粉色的桃花、深粉色的桃花,或怒放,或含苞,顾盼生姿、你挤我碰,漂染得一湖清凌凌的水,红妆浩荡。

桃花在笑,花蕊星星点点,如细细密密的贝齿,闪着光。舒展的花瓣,微微包拢,像咧开的嘴,吟咏着平平仄仄的诗行。流连在枝杈下的妙龄女子,显然刻意装扮了来。青丝盘成斜云髻,鹅黄色汉服和满枝杈粉线相映成趣,她微微踮了脚,凑近花朵闻,脸上是心满意足的笑。我的心里暖暖的,为她一赏芳泽的仪式感。生命需要这样隆重的仪式感。

“桃花一簇开无主,可爱深红爱浅红”“满树和娇烂漫红,万枝丹彩灼春融”“去年今日此门中,人面桃花相映红”……小女儿拉拉我的衣角,扑闪着一双大眼睛,古诗文一句接一句吟诵出声,一脸骄傲。我的心里惊了又惊,这些曾经费了我九牛二虎之力向她解释的诗词,此刻水到渠成地从她嘴里汩汩流淌了出来。你看,也许学习这件事,无需刻意,投身大自然的怀抱,去奔跑,去感受,去吟唱,已然足够。春天的盛花廊道,就是一本最好的教科书。

柳湖边有小城最大的集市。正值散市时分,行人三三两两往公园走。寻常妇人,在花树下浅笑,有了百米

色的衬托,猛然惊艳了起来。“咔嚓”人们相继拿出手机拍花,也自拍,偶有笑声被风带着跑,无不弥漫着花的香甜。人在桃花下走,心里有透亮感,轻暖、灵动,自带光芒。认识或不认识的人总要站定,点点头、微微笑,各自说一句:“今年的花,开得比去年好啊!”一朵一朵,丰盈饱满,素昧平生的两个人,距离瞬间拉近了。“这一朵好,那一朵也好,眼前的最好!”朴实不过的家常话,细一咂摸,蓦然意味深长起来,不必细究“人面不知何处去”,眼前的就是最好的!

卖肉的屠夫收了摊,没着急走,也来了。春光乍序,万物和鸣,身体和心

灵总要有个在路上。他掐灭了手里的烟,半眯了眼,慢悠悠地走。跨过石拱桥,时而专注凝望,凝望春天在花苞里打坐;时而花下徘徊,细嗅那些微微的花香,像默默诵经的回响。他的眉眼不知不觉间,漾出袅袅不绝的温柔来。那样子,不再像个屠夫,而像个书生,一个从《聊斋》里走出来的书生。

风风火火走来的,是个推着自行车赶路的妇人。妇人满面尘灰烟火色,光阴落了地一身霜,可是她一边快步地走,一边不住地抬头望。她的车篮里,有绿油油的菜蔬,还有三两枝桃枝,枝上卧着一朵朵粉色的花,半闭半合。“这是被风吹折的桃枝,我顺手捻

来!”她对人解释,又仿佛说给自己听。她一定不知道,那些绿的菜蔬、粉的桃花,给她的归途铺上厚厚一层锦。她的皮肤被日光灼得黑乎乎的,她忙碌一天的身子沉甸甸的,可是她把心情打扫得干干净净、明明白白的,只放下了一把“粉绿相间”。每个孩子都是天生的诗人,小女儿说:“妈妈你看,笑容是她举回家的花儿!”

一转身,先生就立在桃花下,笑靥盈盈。儿子张开双臂,鸟儿似的朝我飞奔而来,空气里有流动的香,我的心被芳菲胀满。其实何须“三生三世十里桃花”,一生一世百米桃花,已然足够!

油菜花往事

| 张浩洁

排排新楼之间走着,怎么也找不到那片花田了。

长大后,我刚参加工作,节假日和一群年轻的朋友,结伴前往江西旅游,趁夜坐火车到鹰潭,辗转景德镇、三清山,最后抵达婺源。车在山路晃悠悠地开,满车的人昏昏欲睡。忽然有人喊了一声“看!”我们都挤到车窗边——山坳里,梯田上,铺天盖地的金黄,从山脚一层一层叠到山顶。白墙黛瓦的村子浮在花海里,正如孙犁诗句描述的“一沐春风万顷黄,映带斜阳金满眼”,还有明代高濂比喻的“浪叠黄云望欲迷”,那景象十分唯美。

我们在花田里悠闲漫步,有人说要在这盖间小屋,年年看花;有人说要去采一束油菜花,带回家插花瓶里养着;有人说想着去看看榨油厂,油菜花怎么才能榨出油;有人只是笑,不说话。欢声笑语间,那时候

我们都相信,要好的朋友会经常聚在一起,这样欢乐的日子还会有很多。后来呢?大家都各奔东西了,有人出了国,有人换了城市,有人渐渐没了音讯。那些话,那些笑,那些年轻的豪情,也像花瓣一样,风一吹,就散了。

日子像流水,慢慢地流……十年后,我有了家室和孩子。有一年春天的周末,我们一家三口去附近著名的乡村观赏油菜花。儿子那时候五六岁,正是最可爱的时候。一路上叽叽喳喳说个不停,问个不停。

走进这个美丽的乡村,远处有山,山上有云,云下有村子。油菜花开在田野上,一片连一片,金浪滚滚。那透亮的黄,不是颜料调得出的,是时间发酵过的,是土地与种子商量了一整年才定下的颜色呢。春风起,花浪一波一波地涌,涌向远方,涌向天边。儿子第一次看见那么大的花海,兴奋得直

蹦。他在田野花丛中跑着,笑着。

如今,一眨眼儿子已身形高大。出门的时候,他走在我前面,高高的个头,宽宽的肩膀,稳稳的步伐。有时候我看他,会恍惚一下——前些年那个在花田里活泼奔跑的孩子呢?那个站在花丛中开心欢笑的孩子呢?记得小时候,爱看动画片《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》,主题曲中唱到“大手牵小手,走呀走呀走,转眼儿子就长大……”这瞬间我有了深切的体会。

油菜花年年开,开得一样好,而人却一年一年不同了。这些回环和记忆,像一片一片的黄花,落在我心里,积成了一片金黄。想起唐代诗人刘禹锡写的“怀旧空吟闻笛赋”,时空各异,却同怀此心,那些金黄油菜花照亮的往事,不仅是我怀念的那些人,也是那些回不去的时光,那些说不出的心事,那些抓不住的瞬间。



又到了油菜花盛开的季节,春已深,花正盛,那金黄铺满大地的画面,就像一把钥匙,轻轻一转,就打开了我记忆深处的大门,勾起了我诸多往事。

小时候,每年春节,父母都会带我到外婆家拜年。外婆的老厝后面,有一大片油菜花地,春天开得格外好,黄澄澄的,一直铺到溪边。饭后午间,阳光和煦,慈祥的外婆牵着我到田间地头玩耍,沿着小路一起去看花。风软软的,天蓝蓝的,油菜花金黄黄的,开得正热闹。溪水也清得很,映着蓝天,映着黄花,微风一吹,花就摇曳,水就荡漾……那是多么令人难忘的乡间美景!

孩童年代,我以为外婆会一直在,老厝会一直在,那片油菜花会一直在。只是多年后,外婆走了。再后来,老厝拆了,那片地平整了,盖了新房子。春节回去舅舅家拜年,村子还是那个村子,可我在一

闽南“大房”文化

| 洪梅笑



闽南传统建筑

本报记者 李想 摄

有着独一无二的地位。

大门朝南,大房则放在东边。有时候东边会有好几个房间,以那个最靠左边的房间为大房。在布局的时候,会以大房为重,尽量让大房够宽敞、够明亮。像公婆给我们腾出来的

大房,就有三个窗户,其他三个房间都只有两个。

一套房子只有一间大房,这间大房不是随便谁都可以入住的。孩子们还小的时候,大房就是相当于现在主卧,父母住着。等儿子要结婚的时候,就开

始腾房间。如果家里有多几个兄弟,大房就给大哥当婚房,二哥则要选择西边的另一个房间,老三基本就没有什么选择了。公婆腾房一来表示对婚礼的重视,二来也意味着年轻一代接过家庭的担子,成为家庭的“话事人”。

如果家里是自建房,每一层都会有一间大房。一楼大房,父母睡。二楼大房,大哥睡。三楼大房,二哥睡。即使二楼有其他宽敞的房间,二哥也会选择三楼的大房。

这是闽南地区约定俗成的事情,以长兄为大。大家默默遵守,谁都不敢有意见。早期家庭兄弟多,住房条件又不好,这样的习俗可以很好地约束兄弟之间为房间起争执。

由“大房文化”又延伸到兄弟分地产。如果把一块地皮平均一分为二,那么东边的那块地就是大哥的,根本不用瓜分。

俗话说,长兄如父。哥哥在家庭里承担着更多的责任,一种与生俱来的使命感,让长兄的地位无人能抵。虽然没有皇位继承,但是给间大房意思意思,让大哥更有“范儿”。



李卓吾赋

| 三国钧

中华英杰,明代圣贤。思想大家,五车雄文皆是胆;启蒙巨擘,三山险路独行先。探儒道释之根柢,求真善美之本源。哲思深邃,集泰州派之大成;诤友广交,联东西方之奇缘。反迂腐兮,绝假纯真童心说;求平等兮,男女平等自由篇。噫嘻!追求真理开新路,维护民瘼挺弱肩。

勤哉夫子!少岁课读,天资聪颖。祖迁南邑榕桥,居自泉州郡城。糊口谋生,塾师奔波困境;攻书应试,举子奋翮雄鹰。为宦共城教谕,国子监履职;挂冠姚安知府,芝佛院传经。君不见,勤朴包容,东亚文化之表率;独行敢闯,海丝精神之典型。呜呼!遇穷途而不悔兮丹心笃定,逢绝处而奋起兮铁骨峥嵘。

壮哉夫子!文章彪炳,气势轩昂。笔惊迂腐唯赤胆,潮起狂涛见忠肠。七情物欲,岂容理乱真假?一念童真,试看警世焚藏。君不见,筑坛讲经,莫分男女;登城抗寇,率众卫乡。噫嘻!姚安兴学,修桥造路,以德化民谁与比;麻城筑坛,立说著书,直言敢倡乱朝堂。

狂哉夫子!大明独一,斗士无双。厚禄高官抱一处,离经叛道又何妨。不随俗流,笔仗口诛无敌手;甘作异端,批伪揭弊见真章。反程朱之禁锢兮,不以孔子为是非;挺陆王之心学兮,甘为庶民辩农商。君不见,饮酒不守戒,削发长留须;招摇过闹市,痴痴醉若狂。嗚呼!疾呼男女平等,愤击假道学之迂腐;敢倡圣凡同理,弘扬真个性之主张。

悲哉夫子!天灾人祸,妻离子亡。家道维艰兮,一生颠沛流离;官场失意兮,半世罹难争抗。满腹经纶难施展,三年知府露锋芒。被诋敢倡乱言,著述焚禁;受诬妖言惑众,寺院遭殃。君不见,伪道学围攻兮,可恨重枷囚老卒;恶府衙猖狂兮,无端冤狱陷忠良。呜呼!血溅牢房天地泣,魂归阴府鬼神殇!

伟哉夫子!一身正气,千载芳香。恶吏当道,岂为斗米折腰;妒谗成风,敢赴中流击浪。八斗才华兮名传千古,满腔热血兮誉满四方。矗山岳为帜,讴先驱大德之巍峨;扬江河为歌,颂圣哲高风之坦荡。君不见,激浊扬清兮大纛举,反腐尊法兮威名扬。噫嘻!睿智道通今古变,奇才文照斗牛光。

高山仰止,圣绩昭彰。风正帆悬,大道康庄。先贤安息,历史绵延千载远;后辈蔚起,群峰肃穆一碑煌。试看江天云水涌,飞龙舞凤;欣闻赤县鼓声响,跃虎腾骧。人文荟萃,源远流长;民勤国粹,物富邦昌。噫嘻!赓续夫子爱国志,谱写中华富民章。缅怀乡贤,感慨何似;登高作赋,乃颂以扬!



军装映初心 岁月铸军魂

| 黄书艺

又是一年征兵季,街头巷尾总能看到身着军装的年轻身影,他们眼神里的朝气与坚定,像极了当年的自己。站在时光的渡口回望那段军旅岁月,心中翻涌的是刻入骨髓的怀念,是难以磨灭的感悟,更是岁月沉淀下的人生财富。

当年的我,和如今这些应征入伍的青少年一样,怀揣着对军营的向往与一腔热血,踏入了那片充满荣光与考验的土地。那时的我,同样是个性未脱的少男,穿着略显宽大的军装,总觉得有些不合身,却又在穿上它的那一刻,生出了前所未有的使命感。军营的日子,没有想象中的浪漫与潇洒,只有日复一日的训练、严苛的纪律与不为人知的磨砺。清晨的号角划破寂静,队列训练的汗水浸湿衣衫,战术训练的磕磕碰碰留下伤痕,深夜站岗的寒风刺骨……那些看似枯燥的日常,那些咬牙坚持的瞬间,一点点磨去了我的青涩与浮躁,教会了我什么是责任,什么是坚持,什么是集体。

如今再看这些年轻的新兵,仿佛看到了当年自己的模样。他们或许也会对未知的军营生活充满忐忑,会在第一次叠“豆腐块”时手足无措,会在高强度训练时偷偷咬牙。但正是这份带着青涩的坚定,最是动人。军装的宽大,藏着的是少年的成长空间,也是军队对年轻一代的包容与培育。他们将在这片热土上,褪去稚气,淬炼筋骨,把个人的青春理想融入保家卫国的宏大使命中,这是青春最耀眼的模样。

军旅生涯给我的是一生受用的精神底色。在军营里,我学会了服从命令,更学会了主动担当;我懂得了团结协作,更明白了集体至上;我经历过挫折与失败,更收获了坚韧与不屈。那些一起扛过枪、一起站过岗、一起笑过泪的战友,成了生命中最珍贵的情谊。脱下军装多年,可军人的作风早已刻进骨子里,面对生活的挑战,我会想起军营里的咬牙坚持;身处团队之中,我会记得并肩作战的初心与使命。这份军旅赋予的品格,让我在平凡的生活里,始终保持着一份热血与担当,一份不屈与坚定。

征兵季的一幕幕,不仅是对过往的追忆,更是对青春的致敬。这些年轻的身影,是新时代的青春力量,是祖国国防的未来与希望。他们穿上军装,就意味着扛起了责任,踏上了守护家国的征程。愿他们在军营中不负韶华,不负初心,在训练中百炼成钢,在使命中绽放光芒。



那年正月过后,公婆就开始为我和老公筹办婚礼。当时我们两个在不同的地方工作,只有周末才回家。有一天,老公打电话跟我汇报备婚的情况。他说,公婆已经把房间腾出来了,我们的新房准备重新刷墙、安装吊顶,新床也已经买好了。

婚前,我只去过两次老公家。他家有四个房间,里两间,外两间,四个房间的大小差不多。我们这的房子大门都朝南,公婆住在东边的里间,那个房间他们已经住了将近30年了。老公当时住在西边的里间,为了我们的婚礼,让老人腾房间,我觉得很不好意思。

我一直以为,我们的婚房应该还是西边老公原先住的这间。虽然是几十年的老房,但是西边这间明显比较新,因为从初中开始,老公一周只回来一次,房间没有怎么住,平时也收拾得很干净。

后面父亲告诉我,公婆这是腾出“大房”给我们结婚用,在闽南农村这是理所当然的。在闽南的自建房里,不管什么样的布局,都会有一间“大房”。大房不是真的大,但是在家庭里